

XFXYFLLSP

张保胜

西方现代语法理论述评

河南大学出版社

西方现代语法理论述评

张 保 胜

河南大学出版社

西方现代语法理论述评

张保胜 著

责任编辑 陈则人

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封市明伦街85号)

开封市中山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1/32 印张: 7.375 字数: 160 千字

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定价: 3.00元

ISBN7-81018-546 -2/H·25

序

这数十年来，西方的语法科学发展十分迅速。语法学家广泛地借鉴其他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普遍地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于是形成了众多的学术流派。我国的语法研究，自从《马氏文通》以来，由于密切联系语文教学，传统语法一直占着主要地位。时代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感到，语法研究的成果不能局限于直接为语文教学服务，因而有着学习和借鉴国外语法学的强烈愿望。而国内对西方语法流派虽有介绍，但为数不多，而且往往语焉不详，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张保胜同志积多年的努力，写成《西方现代语法理论述评》一书，在这方面作出了贡献。

这本书共分五章。一是结构主义语言学，二是转换生成语法，三是菲尔莫的格语法，四是系统、功能语法，五是当代其他语法流派，包括派克的法位学语法，切夫语法，从属关系语法与配价理论，等等。对以上各种语法理论都作了系统的介绍和评价。我因健康关系，未能阅读全书。只能就第二章谈点看法。

第二章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转换生成语法的理论和方 法，内容丰富，引证翔实，特别是对乔姆斯基的语言观及他早期的语言理论评价得体，看得出作者对这一新的语法理论下过功夫，作过较多的研究，有着比较深刻的理解。就我读到的一些介绍转换生成语法的专著来说，大多忽略了转换生

成语法对汉语语法研究的影响。而本书作者兼顾汉语,对运用转换生成语法来研究汉语的一些专著作了专门的介绍,让读者看到中国语言学家是如何借西方语法理论之“石”来攻现代汉语语法之“玉”的,这是很可宝贵的。

从第二章也可以看出,这本书有较强的可读性。西方现代语法理论的艰深难懂,是人所共知的。为了做到深入浅出,作者在提高书的可读性上颇花了一些气力。由于作者通晓英语、德语,又从事“现代汉语”和“语言学概论”教学工作多年,能够联系实际,“有的放矢”,行文浅显易懂,适合多方面,多层次的读者阅读,这也是一个优点。

胡裕树

1990年4月于复旦大学

目 录

§ 1 . 结构主义语言学	(1)
1.1 传统语文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	(1)
1.2 索绪尔——现代语言学之父	(3)
1.3 布拉格学派与哥本哈根学派	(8)
1.4 美国描写语言学	(13)
1.5 结构主义与汉语语法研究	(25)
§ 2 . 转换生成语法	(35)
2.1 乔姆斯基的语言观与方法论	(35)
2.2 从早期理论到标准理论	(44)
2.3 扩充的标准理论和生成语义学	(64)
2.4 管辖与约束理论	(74)
2.5 乔姆斯基的新著——《语障》	(96)
2.6 生成语法与汉语研究	(102)
§ 3 . 菲尔莫的格语法	(122)
3.1 格语法概说	(122)
3.2 格语法初期理论	(124)
3.3 格语法二期理论	(143)
3.4 格语法与汉语语法研究	(157)
§ 4 . 系统——功能语法	(167)
4.1 系统——功能语法的创立	(167)
4.2 韩礼德的语言哲学思想	(169)
4.3 系统——功能语法的理论核心	(172)

4.4	语篇与接应.....	(182)
4.5	信息理论和语用学.....	(189)
§ 5	当代其他语法学流派.....	(198)
5.1	派克的法位学语法.....	(198)
5.2	切夫语法.....	(206)
5.3	从属关系语法与配价理论.....	(216)
	参考文献.....	(224)

§ 1 结构主义语言学

语言同使用它的人类一样，已经渡过了漫长的岁月。语言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在费迪南·德·索绪尔（F. De Saussure）为现代语言学奠定基石之前，语言学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发展过程，这是我们要首先回顾的。

1.1 传统语文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

语言学研究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几个世纪。

在古印度，为了传播宗教颂歌《吠陀经》，语言学家们用经验的方法，对梵语语法作了细致的描写。他们把词分成静词、动词、介词、小品词四类，把静词分成七种变格形式，还对构词法进行研究，把词分成不变的词干部分和变化的词尾部分。

古印度的语音学也相当发达，它已经提出了诸如发音器官、发音部位、元音、辅音等语音学上的重要概念。

在古希腊，语言学者们另辟蹊径，他们从哲学和逻辑的角度研究语言问题，也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公元前二世纪的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研究词类和形态学，把词分成八类：静词、动词、形动词、代词、介词、副词、连词和成分词。并且指出，静词有格和数的变化，动词有时间、人称和数的

变化，动词还具有五种式（直陈式、命令式、能愿式、从属式和不变式），三种态（主动态、被动态和中态），三种人称（谁说、说谁、对谁说），三种数（单数、复数和双数）三种时（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这些术语的名称（甚至包括其内涵）大部分至今还通用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古希腊的语法研究，已经基本上搭起了传统语法学的“葛朗玛”大厦。

创造了世界文化史上灿烂文化的古阿拉伯人，其语言学的研究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在我们中国这个东方文明的古国，语言学研究自始至终都是同“读经”密切联系着的。而“读经”的目的又是“致用”，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正是因为古老的传统语言学的目的不是为语言而研究语言，所以，它始终没有步入现代科学的殿堂。我们因而把它称之为传统语文学。

人类步入十九世纪的时候，欧洲的语文学写出了崭新的篇章。达尔文的进化论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在推动自然科学发展的同时，也给传统语文学老态龙钟的身驱注入了新鲜血液。

1814年，丹麦的拉斯克（R. Rask）在一篇论文中研究了日耳曼语，认为它跟斯拉夫语同出于一个原始语（Ursprache）。1816年，德国的葆朴（P. Bopp）把梵语跟希腊语、拉丁语、立陶宛语、古斯拉夫语以及日耳曼语作了比较，通过寻找动词的原始词根，证明了印欧语有共同的来源。他们二人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奠基人。

施莱赫尔（A. Schleicher 1821~1868）是德国比较后

起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家，他于1861~1862年出版了《印度日耳曼系语言比较语法纲要》（*Compendium der vergleichenden Grammatik der indogermanischen Sprache*），就所比较的语言材料，用历史统计的方法，为每个形式、每个词构拟出一个对每种语言都适合的“一般历史性的公分母”，用来代表那最原始的形式，并表明各有关的个别语言以后的演变，从而对古印欧语的重建作出了重大贡献。勃鲁格曼（Brugerman 1849~1919）的《比较语法纲要》（*Grundriss der Vergleichenden Grammatik*）和《比较语法简编》（*Kurze Vergleichende Grammatik*）也都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重要著作。这些著作在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中，坚持了两个原则：一是语音定律无例外，一是类推作用。结果，把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

历史比较语言学的集大成的著作当推法国梅耶（A. Meillet 1886~1936）的《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La methode comprative en linguistique historrique*）。他在这部著作里先说明有关各种语言的情况，然后分论其语音、形态、词汇和句法各个方面，既不抹杀前人的研究成果，也不迁就前人的错误见解，对历史比较语言学作了科学的总结性工作。

1.2 索绪尔——现代语言学之父

在历史比较语言学蒸蒸日上的19世纪末，语言学界处处洋溢着一种志得意满、固步自封的情绪。这主要是因为历史比较法的辉煌胜利冲昏了语言学家们的头脑。他们普遍认为

语言科学似乎已经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地步了。但是，这种状态并没有维持多久。很快地，在语言学领域里出现了划时代的重大突破。开创语言学新世纪的是瑞士语言学家费迪南·德·索绪尔（1857～1913）。如果说爱因斯坦由于开创了物理学的新纪元而被尊为“现代物理学之父”，那么，索绪尔被称作“现代语言学之父”实在是当之无愧的。

索绪尔于1857年出生于瑞士日内瓦的一个法国人家里。1880年获莱比锡大学博士学位。1881～1891年间任教于法国巴黎高等研究院，讲授日耳曼比较语法、拉丁语希腊语比较语法、立陶宛语等课程，同时还兼任巴黎语言学会秘书，培养了梅耶、格拉蒙（M. Grammont）等语言学家，建立了法兰西学派。1891年，索绪尔回到瑞士，担任日内瓦大学教授，讲授梵语和印欧系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1906～1907年开设普通语言学课程，1908～1909和1910～1911年继续讲授这门课程。索绪尔治学谨严，述而不作，一直没有把他的讲义写书付梓。只是在他1913年辞世之后，他的学生巴利（C. Bally）和薛施蔼（A. Sechehaye）等才根据同学们的笔记，整理成《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于1916年在法国巴黎出第一版（法文版），1922年出第二版，1949年再出第三版。各国语言学家先后把它译成德、西、俄、英、日等国文字，使它的影响遍及全世界。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的一些主要思想，奠定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石。索绪尔把语言看成一个完整的符号系统，指出每个符号由“能指”（即声音印象）和“所指”（即概念）组成；他正确地区分了“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这两个范畴；把语言现象分为

“历时”（diachronie）和“共时”（Synchronie）两种。索绪尔这些杰出的思想观点，构成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原则，使语言学这门古老的学科终于完全跨出传统语文学的樊篱，跻身于20世纪现代科学之林。

我们可以把索绪尔创立的20世纪的现代语言学同20世纪以前的传统语文学作一比较：

20世纪以前的传统语文学	20世纪的现代语言学
言语	语言
书面语	口语
历时	共时
规定性	描写性
原子主义（重视个别成分）	结构主义（重视结构系统）
个性（重视个别语言的特征）	共性（重视语言的普遍特征）

（此表引自赵世开《现代语言学》）

语言（Language）和言语（parole）这两个术语大致相当于英语的 Language 和 speech。索绪尔的这种两分法，实际上是合并了两种不同的区分：一种是社会的（语言）和个人的（言语），另一种是抽象的（语言）和具体的（言语）。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里是这样论及语言和言语的相互关系的：“无疑的，这两个对象是紧密地联系着，并且是互为前提的：要使言语让人家听懂，产生它的效果，就必须有语言；但是要使语言建立起来，也必须要有言语。”（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第35页，商务印书

馆。)“言语”是语言的个人方面，因为它表现在特殊言语行为的具体的心理—生理的社会的现实之中。而“语言”是言语的社会部分，它独立于个体说话者之外。因此，既不能创造语言，也不能修正语言。“语言”是一个心理—社会现象，它存在于社会人群的集体意识之中，又独立于受语言制约的个人之外。由此可见，索绪尔关于“语言”和“言语”的区分是建立在哲学概念的基础之上的。

语言是一种符号系联。一种语言既有其内部要素，也有其外部要素。据此，索绪尔把语言学分为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内部语言学研究的是语言的结构和系统，外部语言学研究的是语言和人种或文化的历史之间的关系、语言和政治史之间的关系等。他恰如其分地举了一个国际象棋的例子来说明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的关系：“国际象棋由波斯传到欧洲，这是外部的事实；反之，一切与系统和规则有关的都是内部的。例如我把木头的棋子换成象牙的棋子，这种改变对于系统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假如我减少或增加了棋子的数目，那么，这种改变就会深深影响到‘棋法’。”（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第46页，商务印书馆。）

语言这个符号系统中的每一个符号都是包含“能指”和“所指”二者之间关系的两面实体“能指”即是“声音印象”，它是线性的（linear）；“所指”即是“概念”。“所指”与“能指”之间的关系具有任意性。而“所指”与“能指”的结合就叫作符号。

由语言和言语的对立，索绪尔又提出了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的对立：“共时语言学研究同一个集体意识感觉到

的各项同时存在并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和心理关系。历时语言学，相反地，研究各项不是同一个集体意识所感觉到的相连续要素间的关系，这些要素一个代替一个，彼此间不构成系统。”（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第143页，商务印书馆。）并且认为共时的和历时的这两个观点的对立是绝对的，是不容许有任何妥协的。在共时语言学与历时语言学哪一个更为重要这一问题上，索绪尔认为共时观点比历时观点更为重要。如果语言学家只用历时的观点研究语言，他研究的实际上不是语言，而只是一系列呈变化状态的语言现象。要研究和了解语言的现状，必须严格地采取共时的、静态的分析方法，抛弃语言历史发展的知识。索绪尔把共时语言学同历时语言学截然分开，搞得水火不相容，实际上是对20世纪初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一统天下里，语言学家们普遍地混淆不同时代的语言事实这一现象的“拨乱反正”。当然，把问题强调到极端，就总不免有点儿“矫枉过正”了。

区分语言符号同语言符号之间的句段关系（syntagme）和联想关系（paradigme）是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里的又一精彩之作。句段关系即通常所说的组合关系，语言符号的序列是线条性的结构，好比一根链条，一环扣一环。环与环之间的联系就是组合关系。联想关系，索绪尔是这样解释的：“在话语之外，各个有某种共同点的词会在人们的记忆里联合起来，构成具有各种关系的集合。”（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第171页，商务印书馆。）实际上是指，在言语链的某一环节上，有些符号可以互相替换，并且具有某种共同特征，如词性相同，形态变化相同

等。这些具有共同特征的、能够互相替换的符号，可以造成若干个联想系列，它们聚集为一类，彼此间的关系就叫“联想关系”，我们通常也称之为聚合关系。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是语言系统里的两种基本关系，是结构主义学派观察、分析、归纳语言现象的总纲。

体现了索绪尔杰出思想的结构主义开山之作《普通语言学教程》，奠定了现代语言学的基石，开创了语言学研究的新时代。索绪尔的强大影响不仅给语言学的研究带来百花齐放、学派林立的新气象，而且也推动着人类学、文艺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的繁荣与发展。因此可以说，索绪尔不仅给语言学，而且也给现代科学树立了一个光辉的里程碑。

1.3 布拉格学派与哥本哈根学派

在索绪尔理论的强大影响之下，结构主义语言学形成了蔚然可观的学术阵营，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和美国描写语言学派，是索绪尔大纛之下的三支生力军。

布拉格学派创立于1926年，以布拉格语言学会的成立为标志。其创始人是马泰修斯（V. Mathesius 1882~1945）中坚人物是特鲁别茨柯依（H. C. Trubetzkoy 1890~1938）、马丁内（A. Martinet 1908~ ）和雅可布逊（R. Jakobson 1896~1982）。布拉格学派又叫功能学派，因为他们从功能的角度来看待语言。他们不仅认为整个的语言系统具有一定的功能，同时强调语言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具有一定的表意功能。正是因为布拉格学派独具这种特殊的语言观，所以这一学派在当年就异军突起、引人注目，在

今天更是后继有人、蓬勃发展，令人刮目相看。

布拉格学派的创始人马泰修斯提出了著名的“已知”（theme）和“未知”（rheme）的概念（现在通译作“主题”和“述题”），至今仍然在语言学界有着广泛的应用，并且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他和他周围的人在语言规范工作和语言的艺术功能、美学性质、文学批评风格学等领域里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特鲁别茨柯依是布拉格学派的一员大将，他家学渊源，功力深厚，对音位学的研究苦心孤诣，成就很大。他的《音位学原理》根据索绪尔区分“语言”和“言语”的观点，认为音位学不同于语音学而应当分属不同的学科：研究语言的能指的学问叫语音学，研究语言的所指的学问叫音位学。这样，特鲁别茨柯依就把音位学从传统的语音学中分离出来，划清了音位学与语音学的界限。他从语音对立和辨义特征两方面给音位下了定义，指出语音不是音位本身，只是音位的物质表征。还确立了划分音位的原则，并从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两个方面分析研究了音位之间的各种关系。该书内容非常丰富，选用的语言材料竟达二百二十种之多。诚实艰辛的劳动自然带来丰硕的成果，《音位学原理》中所得结论大多比较稳妥可信，有很强的科学性。这本书堪称音位学理论的经典著作。

布拉格学派的另一中坚马丁内着重研究语音变迁的理论。他认为音变总是在音位系统中对称性较差的地方首先发生，由于音变，使音位系统中不对称的地方趋于对称。因此，同共时的语言研究一样，历时的语言研究也是有系统性的，而不是任意的。音变可以由系统本身加以推测。马丁内

还提出了“功能值”(function yield)的概念,认为功能值大的音位或语音成分不容易发生变化,功能值小的音位或语音成分容易发生变化。

布拉格学派的学者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雅可布逊,他因提出“区别性特征”的理论而把音位学的发展推向了一个高峰。他认为,任何一种语言音位的对立都是以对分法为基础的,因此,即使是音位的多项对立,也都可以归并为二项对立。他用对分法把一切语言的音分成一对一对的“最小对立体”(minimum pairs),并把它们归纳为十二对区别特征:

①元音性—非元音性 ②辅音性—非辅音性

③鼻音—口音 ④聚集—分散

⑤突发—延续 ⑥粗糙—圆润

⑦急停—非急停 ⑧浊音—清音

⑨紧张—松弛 ⑩钝音—锐音

⑪降音—平音 ⑫升音—平音

雅可布逊认为,这十二对区别特征都是两值的(用+/-来表示),这些成分具有层次结构,属于语言的普遍现象(language universals),可以用来描写一切语言的音位。雅可布逊的“区别性特征”理论问世后,世界各国语言学家或对这十二对区别特征加以修订,或据此建立某种语言的音位系统,有的还以此进行语音合成,在计算机的终端输出。

雅可布逊从1941年起定居美国。他在语言的一般理论、语言的功能问题、语言同其他符号系统的关系、语言人类学等诸多方面的建树,在不同程度上对美国语言学的发展方向